

泰坦神族的首領克羅諾斯，為免統治權被子女們奪走，將他們全都吞下肚。唯一倖免的宙斯為了對抗父親，先救出遭受吞噬的兄弟姊妹，又解放了囚禁在地獄深處——塔特勒斯的獨眼巨人和百臂巨人。

身為優秀鐵匠的獨眼巨人，為他打造閃電與雷霆做為武器，且給予波塞頓三叉戟、給予黑帝斯可隱形的頭盔。

在聯手合作下，三人戰勝了父親克羅諾斯及泰坦神族，並將他們幽禁在塔特勒斯。波塞頓受封為海神，黑帝斯掌管冥界。至於宙斯，則憑藉他威力最強大的武器——宙斯雷霆，榮登主神之位，統御眾神與萬物。

楔子

這是他有生以來，所見過最華麗的一記過肩摔。

擒拿、彎身、扭腰、拋擲，有如舞姿的優雅動作，使得瘦削身軀迸出驚人的爆發力。

他凝視舞者行雲流水般的演出，就算自己變成演出的一部分，隨之騰空、翻身、墜跌……他也不曾移開視線片刻。

是的，正因為是親身體驗，他才能如此肯定——這是他所見過最華麗的過肩摔了。

「喔喔喔——」

旁觀者發出興奮的歡呼，他平躺在地，仰望逆光浮現的美麗臉孔，和朝自己伸出的手。

他知道，自己再也無法忘懷這種屈辱感，以及此刻交織著震驚、挫敗與崇敬的情緒。

第一章

「萊恩！快點！」

萊恩·格蘭德加快了腳步，在好友安德森·贊恩的呼喚下，奔向事發現場。

身為新人隊第五十二梯十八班的班長，在五十三梯的學弟們報到前，他就有預感會發生大事。

偏偏他的預感，一向只有壞的才會靈驗。

這裡是Z部隊的新人訓練中心——蓋亞基地，隱身於少有河流經過的科羅拉多沙漠邊緣，除了特定的軍事機構，任何地圖都不會顯示這塊隱蔽之地。

前國防部長賽門·費南德茲創立Z部隊的理念，來自希臘神話中的強大武器——宙斯雷霆（Zeus thunder），希冀這支特種部隊能成為國家最強的祕密武器。

Z部隊的成立，是為整合長期分流的軍警體系資源，將軍人的忠誠與堅忍，融入警察的多元性與靈活度，打造足以應付各種社會及國家危機的精銳部隊。

也因此，成員全都是出身軍隊或警政單位的精英。

Z部隊每半年會進行新人招募，由各單位舉薦優秀人員到蓋亞基地接受為期一年的陸海空全才訓練，通過後才能分發至各組效力。

雖然各單位精銳盡出，但最終能熬過極大壓力和艱苦訓練的學員，不超過百分之二十五。

正因為處於挑戰身心極限的環境下，一點微小的事件都能成為引爆點。

萊恩跟著好友寬大的背影跑過走廊轉角，就聽到震耳欲聾的鼓譟聲。

以往的餐廳連用餐時間都一片寂靜，此刻卻熱鬧非凡，眾人敲打手中的不鏽鋼餐具，發出刺耳噪音，還有人只穿著背心站在椅子上，將沙色迷彩服抓在手上揮舞，搖旗般吶喊「殺了他」、「教訓那個臭小子」。

放眼望去，跟著起鬨的熟面孔幾乎都和自己同梯。至於今天才來報到的新生臉孔則是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而兩派人馬唯一的共通點，在於他們的眼光聚焦在兩道人影上。

儘管被喧鬧重重包圍，兩人仍以眼神和戰鬥姿勢彼此對峙，彷彿周遭的一切與他們無關，直到其中一人高舉拳頭。

「住手！你們在做什麼？！」萊恩趕緊上前拉開同班的提姆·彼特，另一手推向學弟，將兩人徹底阻隔開來。「提姆，你怎麼可以對學弟動手？別忘了我們的責任！」

「正因為我們有責任教導學弟，我才要教訓這囂張的小子！」

「教訓我？」如小山般壯碩的學弟朝提姆挑起濃眉，無禮的指向萊恩。「要不是這傢伙跑來礙事，我早就踢爆你的蛋蛋！」

此言一出，鼓譟聲再度掀翻屋頂，不僅同梯們群情激憤，就連萊恩也不禁動怒。但一如往常，他壓抑這種失控的情緒低斥，「住口！注意你的禮貌，職級姓名！」

「五十三梯十八班，丹尼爾·巴雷特下士。」雖然一臉不服氣，比自己高出一顆頭的學弟仍以宏亮嗓音回報。

萊恩這是明知故問。

根據慣例，各單位送出最新一梯舉薦受訓名單後，訓練官就會將他們的照片連同背景資料一起貼在佈告欄上，由受訓中的學員投票決定入隊資格。無人勾選或得票數太低者，在這一階段就會遭到淘汰。

十八歲就進入海軍陸戰隊服役五年的丹尼爾，資料一貼上佈告欄就引起爭議。

目光銳利的黑色瞳孔、略顯凌亂卻不邋邇的黑色短髮，個人色彩相當濃烈，加上額頭、鼻梁都很寬闊而高挺，他無疑有張輪廓深刻的帥氣臉孔，卻給人粗獷、野性的印象。

他讓萊恩憶起一個人……

丹尼爾充滿霸氣的長相與體格符合Z部隊成員的特質，理當能高票入選新人隊。問題就出在他面對鏡頭時的微笑，任誰都看得出他正透過照片嘲笑對方、向對方挑釁。

而此刻，丹尼爾正以同樣桀驁不遜的微笑注視自己。

「那你呢？」極富男性魅力的豐唇微微上揚，從唇邊露出的犬齒，使丹尼爾看起來像隻狂妄的野獸。「換你自我介紹了，大美人學長。」

「你這傢伙……」

萊恩默默制止又要揮拳撲上的提姆。自己不像軍人的長相遭到揶揄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就習以為常，就連長官也曾調侃他何不去紐約或好萊塢發展，反倒是同梯常為他抱不平。

在高大的同儕間，自己五呎九吋（約一百七十六公分）的身高並不突出，體格也較為瘦削，儘管相當緊實。但由於天生膚色白皙，就算和大家同樣接受日曬雨淋，他卻給人突兀的感覺，加上遺傳自母親的細緻五官，過於柔和的外貌使他偏離軍人應有的形象。

無論外表如何，他打從骨子裡就是一個剛強的軍人。

「我是五十二梯十八班的班長，萊恩·格蘭德中士。」他抬頭望向學弟，和髮色相同的瞳孔介於金色和茶色之間，看起來平靜無波。「請你收斂這種囂張的態度。無論輩分或官階，你都必須尊重我。」

「是是是……那敢問學長，你們輸給學弟就有權利惱羞成怒，隨便找人麻煩嗎？」

「你說誰惱羞成怒！」這一次萊恩差點抓不住提姆，其他學長們也紛紛出聲叫囂，敲打餐具的噪音、咆哮聲再度充斥整間餐廳。

萊恩趕到現場前就已聽說事情的來龍去脈。五十三梯的菜鳥中的確數丹尼爾的表現最為突出，無論是打靶、長跑、障礙競賽等基礎測驗，都由他奪下第一，甚至打敗了原本安排來挫新兵銳氣的學長們。

儘管他成績傲人，卻絲毫不懂得收斂，不但得意忘形的四處炫耀，還出言嘲弄學長。一向自視甚高的提姆自然無法忍氣吞聲，故意在餐廳裡碰撞丹尼爾、踢倒他的椅子，以幼稚的行為挑釁對方，因而引發了這場決鬥。

「我不管你們有什麼理由，總之，我禁止你們在這打架。」萊恩清朗的嗓音穿透所有喧囂，淡色瞳孔迸發出不容質疑的魄力。「丹尼爾，告訴我這裡是哪？」

「啊？這是什麼蠢問……」

「說啊！」

在萊恩厲聲質問下，丹尼爾馬上立正挺胸，大聲道：「餐廳！」

「餐廳的用途是什麼？」

「吃飯！」

「既然這是個蠢問題，為什麼還要我來教你們？」

被如此反問，丹尼爾抵起唇，不搭腔。

「如果你們是因為成績輸給對方，出於自尊心想分出勝負，我不會阻止，但請你們在訓練場上公開競爭，絕不能為了私人恩怨殺個你死我活，上戰場前就自相殘殺的部隊，不需要敵人攻打就會自我毀滅！」

在生死交鋒的任務中，身邊的袍澤就是唯一的依靠，因此Z部隊不僅要求團隊精神，也重視學長學弟制度，學弟應敬重學長、學長有責任指導學弟。

出身海軍陸戰隊的丹尼爾不可能不明白這個道理，但他仍一臉不以為然，提姆則是心情複雜的別過頭去。

「大家都是為了成為Z部隊的一分子聚集在此，你們現在怒目相視的人，將來有可能成為夥伴，是在危急時唯一能求助的對象。你們忍受操練時的痛苦與煎熬，就是為了殺死自己的同袍嗎？」

語畢，起初喧鬧不已的餐廳一片死寂，大部分的人放下製造噪音的餐具，默默坐回位子。

然而，丹尼爾的低語打破了片刻的寧靜。

「……你能……的話。」

「你說什麼？！」萊恩不可置信的望向他，只見丹尼爾的嘴角揚起些許譏諷。

「你聽到我說的了，要是你想以 Z 部隊一分子的身分對我們說教，得先看看自己能不能撐到結訓。」

「你這天殺的混蛋！少瞧不起人了！」學長們的咆哮再度掀翻屋頂，訓斥這絲毫不懂得敬重的菜鳥。

反倒是萊恩不發一語，靜靜凝視對方。

「的確，大美人學長說得沒錯，Z 部隊的成員們必須團結一致，但在真正加入 Z 部隊之前，蓋亞基地是個適者生存的地方。」

丹尼爾刻意朝他逼近一步，無形的壓迫感隨之籠罩頭頂，萊恩記得資料上這位學弟的身高是六呎五吋（約一百九十五公分），但近看更像座小山般高大壯碩。

「像你這樣一個纖細、漂亮的美人跑來從軍……」丹尼爾低下頭對他耳語。「簡直就像闖入狼群的小羊，我看你不是被訓練操壞，就是被男人操壞。」

「你！」萊恩壓抑的怒意逼近爆發邊緣，他暗自提醒自己這不過是軍人慣用的伎倆，刻意以低俗的言語屈辱對方，他絕對不能被激怒。

「他們選你當班長，也是因為你的『服務』特別好吧？那你今晚也來我的寢室好了，我就連下半身都比他們還猛喔！」

丹尼爾露出犬齒微微一笑，伸手摸向萊恩白皙細緻的臉龐。

「要是你的表現真有那麼好，說不定我也會對你服……哇啊——」

隨著學弟的慘叫聲響起，當萊恩回過神來，他已經把重達兩百磅、比自己壯上一圈的學弟，以一記過肩摔撂倒在地。

「喔喔喔——」

在眾人的驚呼中，萊恩逐漸自盛怒中清醒，不禁懊惱自己犯下和提姆同樣的錯誤。然而，丹尼爾仍一動也不動的平躺在地，原本意氣風發的黑眸有些渙散，顯然尚未接受這殘酷的事實。

萊恩嘆口氣，向他伸出手。「起來吧！」

丹尼爾卻恍若未聞，只是睜大眼望著他，眨都不眨一下。

「握住我的手起來吧！你放心，我不會再摔你第二次了。」

總算在笑聲中回神的丹尼爾，緊緊握住他的手起身，但原本聒噪的大男孩，此刻竟不發一語。

「現在你明白了嗎？這才是我真正的絕技。」

冷冷撂下最後一句話，萊恩轉身離開餐廳。

可就算沒有回頭，他也能感受到有道視線始終鎖在自己背後，直到他消失在走廊轉角。

距離上次那場鬧劇已經過了一個星期。

腦中不經意閃過那野獸般的高大身影，萊恩的注意力隨即拉回眼前的旋轉機槍

管。

「瞄準目標！」隨著教官的指令，有如迷你砲臺的八架機槍口同時對準隱藏在岩石和砂礫間的巨大貨櫃。萊恩也深吸一口氣，做好射擊前的心理準備。

「射擊——」一聲令下，令人屏息的靜謐氣氛為之丕變，恍如在看不見的波動中劇烈震盪，轟隆隆的子彈擊發聲籠罩靶場，彈鍊彷彿有節奏似的前進、纏繞，彈殼劈哩啪啦掉落一地，濃濃的硝煙味充斥鼻腔，在沙漠中揚起滾滾煙塵。

標的物被摧毀的時間比想像中短，教官一宣佈停止射擊，劇烈的空氣波動也恢復射擊前的靜謐，只剩下尚未落下的風沙還在標的物周圍盤旋。

教官邊在紀錄本上寫下時間，邊要求換下一組人員上場射擊。

萊恩和同學們直到完成所有安檢的程序、退下射擊位置，才得以鬆一口氣，而達成目標的興奮感也在此時蔓延全身。這種令人戰慄卻無限滿足的感受，是就算通過繁複的機槍組裝測驗也無法比擬的。

儘管這過癮的十五分鐘，換來的是長達四小時的善後。

萊恩和同學們收拾完彈殼和彈鍊，才拖著比昨天更疲憊的身軀爬上被戲稱「運豬車」的軍用卡車，準備從靶場回宿舍。

「嘿，海克力士，你們那組的成績不錯喔！」一屁股坐在他旁邊的是好友安德森，今天他們沒有分在同一組。

萊恩瞥了他一眼，「是不錯，但別叫我海克力士。」

「別對我這麼嚴厲嘛！我們那組今天很慘呢！」安德森大嘆一口氣，扯開上衣領口搧風，反倒是萊恩沉默了。

全班都知道，安德森那組不僅摧毀目標的時間過長，還有同學發生機槍彈鍊卡住的慘案，更糟糕的是那位同學由於太過緊張，在調整彈鍊時忘了先關上保險，立刻被教官厲聲糾正。

而那位同學也因為忽略這項最重要的安全措施，被退訓，得等到下一梯次才能重新受訓。

畢竟是一起受訓半年的夥伴，萊恩也感到很遺憾，但他知道轉移話題是好友一貫的伎倆。

「安德森，這不是你忘了我名字的理由。」

「還需要理由嗎？既然你能制伏那隻野獸，就有資格冠上絕世英雄的稱號啊！」安德森粗壯的手臂環上他的肩，還挑眉向其他同學尋求認同，立刻引起一陣笑聲。

「只不過萊恩是『苗條版』的海克力士，那小子還真是有眼無珠，竟招惹到徒手搏擊的輕量組冠軍。」

「誰教那臭小子是隻不聽話的野獸呢！哈哈……」

萊恩苦笑著沒有答腔。如同自己喻為希臘神話中的英雄「海克力士」，丹尼爾被稱為「野獸」也成定局。

「聽說他現在還是很囂張，又不懂得團隊合作，連他的同學都受不了他。」

「反正像他那種自大的傢伙，不出一個月就會死在訓練場上了。」

發表決絕言論的人，是坐在遙遠一端的提姆，周遭頓時陷入一片沉默。

萊恩知道，雖然那天提姆放棄爭執，但對丹尼爾的不滿和敵意尚未化解，還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彼此擦肩而過時甚至會怒目相視、出言相譏，直到旁人將他們拉開為止。

「無論如何，這都是他的命了。」安德森聳聳肩。「我只祈禱明天公佈的名單上，我和他的名字不會排在一起。」

此言一出，其他人紛紛跟著哀嚎。

「天哪！我也不想當他的直屬學長。」

「我更不想！我才不要負責看管野獸咧！」

「對了，萊恩，野獸後來有找你麻煩嗎？」

面對另一名同學的問題，萊恩搖搖頭。

儘管丹尼爾沒有找他麻煩，他卻不時感覺到對方的目光，總覺得那隻野獸會伺機報復他。

不過除去這層疑慮，他並不像同學那般討厭丹尼爾，尤其是一見到對方，就會讓他想起「那個人」，在他靜如止水的心中激起小小漣漪……

當然，丹尼爾自大粗魯的態度和那人天差地別，因此，他也不希望自己是那個倒楣鬼。

在重視學長學弟制的Z部隊中，直屬學長必須同時擔任關懷者與指導者的角色，自然沒有人想和愛闖禍的學弟綁在一起。

但他的預感往往只有壞的才會靈驗，而這項理論在他一回到宿舍就獲得證實。

「海克力士，凱薩教官要你去他的辦公室一趟。」

當第六班的班長前來轉達命令時，萊恩已經懶得糾正他對自己的稱謂。

凱薩是他們五十二梯十八班的指導教官，由於新人隊採取縱向式管理，因此他也負責指導五十三梯的十八班。

或許是菜鳥們還不堪使喚，最近凱薩很常傳喚他處理事情。但這一次，他總覺得不是為了班務。

「安德森，你先去餐廳吧！」

「好，晚點見。」

和好友分開後，萊恩加快腳步前往指導教官的辦公室。

他正準備抬手敲門，門卻搶先一步向內敞開，跨出門外的高大身影差點與他相撞，正是他們不久前還在車上談論的主角。

「哟！是萊恩學長啊！」訝異只在丹尼爾臉上停留一秒，「野獸」朝他露齒一笑，看起來心情不錯。

萊恩還沒來得及細想原因，凱薩已出聲催促他進去。他禮貌性的向丹尼爾點點頭，繞過他龐大的身軀，喊了聲「報告」後踏進辦公室。

「關上門。」坐在辦公桌後方的凱薩連頭也沒抬，依然專注看著桌上的文件，請他在桌前的椅子坐下。

萊恩也默默照做，在長官開口前，他都會保持沉默。

幾分鐘過去了，凱薩終於從文件中抬起頭，這位惜字如金的教官依然只用一句話

宣判他的命運——

「我要指派你擔任丹尼爾的直屬學長。」

過於震驚的事實怔住了萊恩。但教官並不是在和他商量，而是告訴他不得不接受的事實。「這……抱歉，我可以請問原因嗎？」

「因為你是海克力士，不是嗎？」凱薩露出少見的微笑回道。

長官的命令下級的通常服從就是，萊恩自知此舉已是大不敬。但凱薩的臉上沒有一絲不悅，彷彿早就料到他會有此一問，而答案確是如此。

「在五十三梯新人入隊前，我們最看好的就是丹尼爾，但你知道的，他的態度已經使隊裡形成對立氣氛，我們需要有人教導他真正的Z部隊精神。」

凱薩站起身，以經歷過無數危險任務及殘酷戰爭的雙眼直視萊恩。

「再強悍的軍人，也無法靠單打獨鬥完成任務，更不可能永遠不會遇到挫折。唯有團隊合作、彼此扶持，才能爭取存活的机会。丹尼爾需要從挫敗中學習謙虛，也需要一個心理韌性堅強的人指導他成長，而你正是最適合的人選。」

「我……」萊恩本想說些什麼，但最後還是沉默了。

他不知該引以為傲還是自認倒楣。

從耶魯大學畢業後，他參加洛杉磯警察局的招募考試，受訓兩年後自請分發到特種警察部隊任職，也順利獲准。

但在某個機緣下，他決定轉為投入軍事體系，並通過Z部隊的新人甄選，來到蓋亞基地受訓。

無論在特警隊還是Z部隊，早在他立志從事捍衛國家的危險工作時，就深知自己的體格會是一大弱勢。因此他接受柔道等以柔克剛的訓練，學習如何運用有限力量化為優勢，就算面對比自己高大強壯的敵人也毫不畏懼。

這就是看似纖細的他，為何能在同儕間表現突出的原因之一。初次來到新人隊的菜鳥自然不清楚這點，才會被他制伏在地。

但下一次，可就沒這麼幸運了。

「總之，這份名單已經簽准了，明天會如期公佈。」凱薩揚揚手中的名單。「『野獸』就交給你了，我們相信你能順利馴服他的。」

「是……」

「好了，你先出去吧！」

「謝謝教官。」行禮告退後，萊恩走出辦公室。

這次傳喚果然只是提前告知他預做準備罷了。

雖然受到長官的信賴和認同令他很欣慰，同時也令他不安，但他只能遵從長官的指派，這是他忠誠的表現，也是回應長官對他的讚賞。

而他知道，這會是極為艱難的挑戰。

「唉——」

「嘆這麼大口氣，看來你真的很不想當我的直屬學長，我覺得有點受傷呢！」

萊恩聞聲回頭，只見野獸抱著雙臂倚在牆邊，似笑非笑的看著他。

「丹尼爾·巴雷特下士。」他收起僅出現一秒的詫異，語氣嚴厲的問：「你在外

面偷聽嗎？」

「我不用偷聽也知道，教官可是先告訴我了，萊恩·格蘭德中士。」丹尼爾挺直身軀，逐步走向他。

寬闊的肩、厚實的胸膛，丹尼爾擁有萊恩無法比擬的壯碩軀體，這隻野獸也深知自己的優勢，刻意以充滿壓迫感的姿態逼近對方，就像隻恫嚇獵物的健美雄獅。但萊恩不打算示弱，「你提前知道也好，從明天開始，你必須接受我的指導。」

「要我聽話，就得讓我對你心服口服，別以為摔了我一次就算制伏我。」

「我從未這麼想。不管你服不服我，我們都得拋開個人好惡，這是教官和長官的命令。」

「拿長官來壓我啊？」丹尼爾冷哼一聲，雙手「啪」的打上萊恩身後的牆，將他禁錮在粗壯的臂彎中，緊繃的氣氛瞬間瀰漫兩人之間。

萊恩不是第一次面對比自己高大的對手，何況比起在特警隊時遇到那些窮凶惡極的罪犯，眼前的大塊頭不過是想嚇唬自己罷了。

他昂首挺胸，直視野獸瀰漫危險氣息的黑眸。

見他絲毫不動搖，丹尼爾微笑的唇邊露出尖銳犬齒，湊近他耳畔低語，「那你就得小心點，只要你有一刻鬆懈……我可會上了你，讓你明白誰才是真正的男人。」

「在那之前，我就會讓你再也當不成男人。」萊恩不甘示弱的瞪向野獸，淡色瞳孔彷彿正燃起火焰，反倒是丹尼爾的笑容更加愉快。

「我們走著瞧。明天見嘍！海克力士學長。」

「別叫我海克力士。」

野獸沒有爭辯，只乾脆的退開身體，轉身離去。

直到壯碩背影消失在走廊轉角，萊恩的目光依然停留在丹尼爾離去的方向，然後再次嘆息。

因為從明天開始，就算他百般不願，也得不斷追逐那道身影。

第二章

進入夏季的蓋亞基地，今日也籠罩在漫天風沙和煉獄般的高溫中。

雖然萬里無雲的天空如此湛藍，但對受訓中的新人隊成員而言，是比昨日更艱辛的一天。

「動作快點！大小姐們！」主考教官的怒吼迴盪在塵土飛揚的訓練場邊。

就算頂著酷熱陽光、穿著重達二十公斤的裝備，剛跑完十六公里的「大小姐們」還是繼續大聲喊著口號，加緊腳步跑到訓練場，每個人早已汗流浹背，卻沒人敢開口抱怨。

「五十三梯十八班集合完畢！」

班長行禮報告後，主考教官看了看手錶確認時間，指指身後幾棟平凡簡陋的建築物。

「如果到現在，你們還有人不知道我身後那些玩意是什麼，我建議你馬上離開這裡。」

原來，那些外觀就像普通民居的水泥平房，其實是暗藏重重關卡和危機的情境模

擬屋，用來訓練和測驗學員進行攻堅、殲滅敵人或人質解救等任務。

屋內除了設有做為任務目標的假人或標靶外，還佈下各式各樣的陷阱，有時甚至由教官或現役 Z 部隊成員假扮敵人，對學員進行擬真度極高的攻擊。

在經過三週的基礎訓練後，這是驗收成果的一項仿實戰測驗，菜鳥們必須運用學到的知能和現有裝備，入內進行探查並完成指令。

「你們今天的任務是解救被反政府組織成員挾持的記者。兩人為一組，你們必須在五分鐘內完成攻堅及人質解救，前門進、後門走，敵人至少留一個活口供偵訊。任務失敗的小組只有一次補考機會，要是再無法通過就得退訓！現在宣佈分組名單……」

被主考教官唸到名字的學員逐一應答出列，與自己的拍檔移至模擬屋前列隊。當菜鳥們忙著分組時，一道瘦削的身影正以小跑步通過訓練場邊，來到唯一能避開豔陽的樹蔭下，那裡已經聚集了一群人。

「哟！出公差辛苦了。」見萊恩匆匆跑來，安德森悠哉的舉手跟他打招呼。「凱薩教官終於放人啦？」

「不，我在和肯特教官討論事情，耽擱了點時間。」萊恩拭去額頭滲出的汗水，也向其他同學點點頭。

「喔，他要你參加柔道特訓是吧？」

「不然還會有什麼？」

「說的也是，畢竟精英訓練課程要開始了，我也得趕緊找出自己的強項才行，不然連分發志願都填不出來。」安德森伸了個懶腰，「我終於明白以前學長們的心情了，自己都忙得要死，還得分神照顧學弟，實在令人抓狂……啊，我竟然在你面前抱怨這種事情，你可是抽到籤王呢！」

「什麼籤王啊……」萊恩苦笑，沒有說破這並不是抽籤，而是教官和長官刻意安排的結果，但他相信其他人也心知肚明。

無論如何，他都得盡自己該死的責任。

在每天反覆操練、學習、操練、學習的生活中，現在就連難得的休息時間也得用來關心學弟的受訓情形。

雖然那隻野獸把他的關心視為多餘。

安德森順著好友的視線看向訓練場，「野獸最近的情況如何？」

「好得不得了。」

「我聽說他是五十三梯徒手搏擊的重量組冠軍，好強！」

萊恩以聳肩取代回答。

新人隊每一梯次的成員都會被分為輕、中、重量組，分別進行徒手搏擊競賽，丹尼爾確實一路過關斬將，拔得頭籌。

而這位冠軍現正一臉不悅的出列應「在」，不知是針對自己的拍檔，還是對於被分到最後一組感到不滿。

在萊恩看來，就不只一次抱怨討厭團隊合作的野獸而言，前者的可能性較大。

「你的反應還真冷淡啊！」安德森拍拍好友的肩。「你們相處得還好嗎？」

「不太好。」

「咦？真的假的？！竟然有人會跟你處不來。」

「應該沒有人能跟他處得來吧！」萊恩憤憤不平的嘀咕，他不喜歡在人背後說三道四，但那隻野獸總有激怒他的本事。

起初他秉持學長的責任，主動關心丹尼爾的學習狀況，兩人不期而遇時，他會先向對方打招呼，問有沒有需要幫助的地方。

但那位學弟不是冷笑著說「小事一件」，就是傲慢的要他自己去看排行榜上第一個出現的名字，令他為之氣結。

可這些蠢事他都忍下去了，只祈禱野獸別再和他人起衝突就好。

「話雖如此……」安德森突然壓低音量，湊近萊恩耳邊。「我倒覺得他還滿喜歡你的。」

「安德森，這笑話很難笑。」

「可你瞧，他在找你喔！」

萊恩瞪了好友一眼，但對方沒有說錯，丹尼爾正像在尋找什麼的掃視這裡，等到他們四目相對，野獸便笑著以大拇指畫出割喉手勢，才回頭將注意力放回解說訓練重點的教官身上。

這分明是挑釁。萊恩心想。

如果野獸傲慢自大的態度是對學長的示好，那安德森就是一位正經八百的紳士，而自己就是一個渴望婚姻的異性戀。

很明顯的，丹尼爾打算在他面前好好表現一番，突顯他這位學長根本是不必要的附屬品。

「第一組到第三組就位！」在緊繃的氣氛下，主考教官朗聲宣佈測驗即將開始。首批受測學員已就定位，各組輔導教官會在兩分鐘內向他們描述人質和敵人的背景資料，接著他們有一分鐘的時間討論戰術和分工。

最後，他們只有五分鐘的時間完成這項挑戰。

至於尚未受測的學員必須在旁安靜等候。而無論是否已完成測驗，除非獲准，所有人一律禁止交談。

不僅菜鳥們個個繃緊神經，就連學長們也嚴陣以待，他們的功課就是觀察學弟們的表現，好在測驗後給予指導和建議，同時也禱告學弟和自己不需要經歷第二次折磨。

「開始攻堅！」一聲令下，各組紛紛按照計畫闖入屋內。

撞擊聲、呼喝聲不絕於耳，整座訓練場也為之撼動。

但真正的任務絕對比眼前的場面更為驚險，這也是他們接受各種嚴格訓練的原因——逐步培養自己的實戰能力。

「砰、砰——」槍聲響起，看來有受測者已經找到敵人所在的房間，正在展開模擬戰鬥。

可一旦他們進入房間，肩負指導責任的學長們也只能拚命梭巡他們的身影，或從聲音揣測裡面發生的事。

既漫長又緊迫的五分鐘過後，無論結果如何，受測者都得在一分鐘內由模擬屋的後門安靜離開，並接受測驗結果，可他們臉上的神情多少透露了成績好壞。

經過幾輪緊張的攻堅，終於只剩下最後一批受測者。

萊恩看著丹尼爾像要找人尋仇的黑幫分子般臭著一張臉，也不理會搭檔就擅自走到模擬屋的前門，連輔導教官說明背景資料時都面露不耐。

甚至到了進攻前的戰術討論時間，他根本沒在聽搭檔說了什麼，自顧自的為手中的半自動步槍上好彈匣，取出一塊看似黏土的物品，眼睛就緊盯著大門不放。

萊恩心中暗叫不好，那可是威力不亞於黃色炸藥的 C4 塑膠炸藥，難道那傢伙在預謀把整棟模擬屋炸了……

他下意識的向前跨出一步，但主考教官也在此時下令。

果然，丹尼爾不聽搭檔的制止，硬是將炸藥和定時引信管黏在前門四角。一陣爆炸聲響後，可憐的門板化為碎片，野獸就這樣跨過一片狼藉，率先闖了進去。

當下，萊恩真想摀住自己的雙眼和耳朵，身旁的安德森則吃驚的大叫。

「天哪！那隻野獸到底在想什麼？竟然把門給炸了？！」

大呼意外的不僅是他們這群旁觀者，就連主考教官都趕來了解狀況，畢竟依照模擬屋的建築架構，闖進屋內根本不需要用到 C4 塑膠炸藥。

但這不是唯一糟糕的事。

透過洞開的門口，幾乎所有人都能看到丹尼爾獨自在屋內穿梭，就算搭檔辛苦的跟在後頭咆哮著要他停下來，他也充耳不聞，就像從頭到尾就只有他一個人在執行任務。

「丹尼爾！你這天殺的混蛋！」

在搭檔的怒吼聲中，他擅自闖入某個房間，一連串槍響後，刺耳的警報聲響起，主考教官的臉色和萊恩同樣鐵青。

「怎麼一回事？」安德森伸長脖子想看清屋內的情況，卻一無所獲。「怎麼會有警報聲？難道他們已經完成任務了嗎？」

「我不這麼認為。」萊恩搖頭，「就我對他的了解，如果完成任務，他一定會馬上撤退。」

然後囂張的高舉雙手展現勝利者之姿。

一方面嘲諷這個需要團隊合作的測驗，一方面向他這位學長耀武揚威，昭告全世界他只靠自己一個人就能完成任務。

「所以，任務提前終止就只有一個可能性……」

看到輔導教官和主考教官同時走進模擬屋，萊恩知道又一個不祥預感成真了。

「丹尼爾『殺了』人質。」

災難般的模擬屋測驗結束後，萊恩必須深呼吸好幾次，才能放鬆臉部肌肉，不讓跟他打招呼的學弟嚇得退避三舍。

但走在一年級宿舍的走廊上，他覺得自己像摩西分開紅海一樣神奇。

來到「209」號的房門前，他有如發洩壓抑已久的怒氣般用力敲門。

「砰、砰、砰！」

「幹！來了啦！」

門「啪」的一聲敞開，一位膚色黝黑的學弟邊咒罵「想連這扇門也毀了嗎」，邊附贈了幾句髒話，卻在看清來者時臉色大變，恭敬的立正。

「學長晚安！」

萊恩無心和他寒暄，點頭繞開他。

「喂！是誰來了？」

「到底在吵什麼？！」

位於上鋪的兩個學弟探出上半身，也在看見萊恩的瞬間吞了口唾沫，表情像見鬼似的僵硬。

他們也知道學長的目標並非自己，紛紛跳下床湧向門口。

「報告學長，我們先去用餐了。」

萊恩沉默的點點頭，看也沒看一眼就任他們逃離現場。

一踏進室內，他迅速環顧四周。這和自己居住的那間四人房沒什麼兩樣。

為免未來的 Z 部隊成員耽溺享受，蓋亞基地就連宿舍都造得很樸實，幾坪大的房間除了靠牆兩側各有一組上、下鋪的木板床外，就僅有書桌椅和衣櫃等簡單家具。拜隊上每日整潔檢查所賜，這間擠了四個臭男人的房間倒也還算乾淨。

至於萊恩要找的人，早已換下一身的迷彩軍服，只穿著沙色背心和寬鬆長褲，仰躺在右側的下鋪木板床，悠哉的蹣腳假寐，對他視若無睹。

萊恩關上門阻隔外面好奇的眼光，大步走向丹尼爾。

「那算什麼？」雖然他努力維持平靜，音調還是略顯激動。

丹尼爾這才睜眼看他，懶洋洋的問了句「什麼」。

「你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

「那你要我先回答哪一件？」丹尼爾緩慢的起身，坐在床邊仰望他。「炸了那扇本來就夠破爛的門？還是把『人質先生』轟個稀巴爛……啊！說不定是『人質小姐』呢！」

「你到現在還是一副吊兒郎當的模樣！你知不知道自己搞砸了這次的測驗？」萊恩怒道。

「真要上戰場的時候，我就會全力以赴了，這些鬼模擬遊戲，我根本提不起勁。」

「所以你明知把門撞開就好，卻還是使用 C4 塑膠炸藥嗎？」

面對他的質問，丹尼爾無所謂的聳聳肩。「不用白不用，這三週的訓練無聊得要死，再不來點刺激的，我怕自己連睡前打手槍的心情都沒有了。」

眼看丹尼爾仍悠哉的開黃腔，萊恩的音調不自覺提高。「你也是故意找到人質，再用槍掃射嗎？！」

然而，野獸竟罕見的閉口不語。萊恩頓時明白，這不在他的計畫之中。

「真難以置信……這可是『拯救』人質的任務！要是真讓你上了戰場，難保你不會把自己的夥伴也幹掉！」

「我不是說到時候我就會認真了嗎？」丹尼爾不悅的咋舌，「總之，我不會再犯

同樣的錯，行了吧！」

「不光如此，你也要學著跟搭檔合作啊！你不應該甩開他，自己孤軍似的亂衝亂闖。」

「我不需要合作，我討厭被別人拖累。」

「你們是互相幫助的夥伴，怎麼能說是……」

「夥伴？！別笑死人了！」丹尼爾以嗤笑打斷他。「那傢伙每次訓練都吊車尾，他只會拖累我而已。」

「大家都是為了保衛這個國家全力以赴，沒有誰拖累誰。」萊恩正色道。

「但我不想把自己的性命交給一個弱者。」

「在結訓之前，你沒有資格批評誰是弱者！」

「什麼嘛！你是在暗示我撐不到結訓嘍？」丹尼爾的臉色微微一變。

「要是三天後的補考你再過不了，就真的得退訓了！」

「這不是正合你意？」丹尼爾滿不在乎的冷哼一聲。「你早就想擺脫我這個討厭鬼了吧！恭喜你如願解脫了。」

「別扯到我身上！」忍無可忍，萊恩朝那張囂張的臉大聲咆哮。「這可是『你的』訓練，是你成為Z部隊成員的關鍵，不是兒戲！」

「這就是他媽的兒戲！」丹尼爾忽地起身與他對峙。「明明就是主考教官故意惡整我，要我跟那種笨蛋搭檔！就算我再怎麼努力也沒辦法通過測驗啊！」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真的無法通過測驗，我只知道至少你口中的『笨蛋』沒有蠢到殺了人質，更沒有搞砸測驗！」

「你！」丹尼爾又朝他逼近一步，緊盯著他的黑眸散發和高大身軀同樣驚人的壓迫感。

萊恩反而挺直背脊，定定凝視他。「面對現實吧！如果只靠自己的判斷瞎闖，下次你還是會慘敗。」

「我不是說過，我不會再犯同樣的錯嗎？」

「但你下次還是會犯其他的錯，沒有人是完美的，就連你也不例外，夥伴就是為此而存在的啊！」

「這是你們弱者的說法！」

「被弱者過肩摔的孬種沒資格說這種話！」

「媽的！你說誰是孬種？！」

怒火攻心的野獸一把揪住他的領口，萊恩感覺自己瞬間被拉離地面幾公分，他用力扯開丹尼爾的掌心，對方卻攔住他的手臂。

「住手！」深知掙扎會扭傷手臂，萊恩抬膝撞向對方，丹尼爾雖然鬆手抵擋，卻改為抓住他的膝蓋使勁一扯。

可惡！

不甘心讓野獸如願，萊恩伸手勾住丹尼爾的脖子，硬是拽著他一同滾倒在床上，承受兩人重量的木板發出「砰咚」巨響。

首先摔上床板的萊恩感覺肩膀一陣劇痛，體格高大的丹尼爾則一頭撞上牆壁，痛

得髒話狂飆。

萊恩正擔心讓對方頭部受傷可就不妙了，但下一刻，野獸一個翻身，將他壓在身下。

糟糕！他太小看野獸了！他們所受的訓練，正是如何在劇痛或失神中迅速恢復判斷力啊！

「你這傢伙……」丹尼爾痛得齙牙咧嘴，表情更顯猙獰。「你是想殺了我嗎？」

「先動手的人明明是你！」

「看來不讓你嚐點苦頭，還以為我好欺負。」

蠻力驚人的野獸運用體格優勢壓住他，萊恩胸口一陣苦悶，差點喘不過氣來，他揮舞右拳，卻被丹尼爾抓住手腕；抬起左手，也同樣被抓住。

就算他想提腳攻擊，野獸龐大的身軀也已將他牢牢困住。

更可恨的是，這隻野獸只用一隻手就把他的雙腕牢牢釘在頭頂，讓他陷入高舉雙手卻動彈不得的窘境。

這種姿勢，簡直就像自己即將被對方侵犯。

「巴雷特下士！我命令你從我身上滾開！」萊恩放聲怒吼。

「恕難從命。」

丹尼爾得意的露齒一笑，用空出的另一手扯開他的領口，上衣鈕釦頓時迸飛開去。

「住手！你做什麼？！」

「我上次不就說過了嗎？總有一天我會操翻你。」野獸微笑著說出恐怖至極的話，解開他的皮帶。「今天可是你自投羅網喔！」

「你這天殺的……別碰我！」

彷彿刻意違背他的命令，丹尼爾撥開他大敞的軍服，膚色略偏白皙卻瘦削緊實的身軀，頓時袒露，美好風光令他吹了記口哨。

「沒想到你瘦歸瘦，該有的都還是有嘛！我還以為你脫光了其實是個女人呢！」

「去你媽的女人！嗚……」

大掌觸上赤裸肌膚的瞬間，萊恩渾身一顫。

「難怪學長們都把你當成偶像一樣呵護，八成是把你當成女人的替代品了……」

丹尼爾愉快的舔舔上唇，古銅色大掌有如鑑賞般撫摸他的胸膛，再往下摩挲肌理分明的腹部。「雖然我沒上過男人，但如果是你的話，應該會很有趣。」

「你要是敢這麼做，我一定會殺了你！」

「真強悍吶！那我只好把你變成我的女人，讓你捨不得殺我。」丹尼爾將手探進他的長褲，直接握住熾熱的中心。

「住手！」萊恩發出悲鳴，使勁掙扎的雙手依然被禁錮在丹尼爾手中，就算他拚命扭腰躲避，大掌還是完整包覆他的慾望，略嫌粗魯的上下套弄。「住手……啊……嗯……」

他恨不得痛毆男人一頓，卻無能為力，只剩強烈的屈辱感包圍全身。

正因為他們受過抵抗色誘的訓練，反而更深知男人的弱點。

以往無論找來多少性感的美女刺激他們，他的自制力總是比其他同袍強韌，但如

今，他天生的優勢卻轉為最不利的劣勢。

「很舒服吧？我的手都被你弄濕了。」

「閉嘴……就算羞辱我，也無法阻止你被退訓……嗚……」

大手加重了愛撫的力道，他咬緊下唇強忍呻吟，咬到幾乎滲出血絲。

這時，一股溫熱的氣息卻貼近耳畔，對他低語，「舒服的話就叫出來吧，讓我聽聽這張愛教訓人的嘴，會發出多麼誘人的聲音。」

下一刻，野獸用力咬住他的頸項，瞬間襲來的劇痛令他鬆開緊閉的唇，喘息和呻吟也衝口而出。

「不……住手……啊……嗯……」不管他如何抵抗，可悲的生理反應依然違背他的意志，他只能瞪視眼前的惡徒表達憤怒。「你這下流的混蛋……我會讓你付出代價的！」

「喔？你打算怎麼做？」

丹尼爾舔了他的臉一口，獵物美麗的金色瞳孔已蒙上一層水霧。他的美人學長不知道這樣只會挑起雄性的嗜虐心嗎？

「難道你要向教官哭訴在我手中達到高潮嗎？」

「你！」

「真希望我住手的話，就別流這麼多出來。」

話雖如此，丹尼爾卻以指腹摩擦他敏感的慾望頂端，搓揉莖部的動作也更加粗暴。但這近似被虐的折磨，最能掀起男人的快感。儘管萊恩繃緊全身抵擋，強烈的射精感依然一觸即發，蜜液也源源不絕的湧出。

「嗚……別再……啊……」

當他以為自己就要發洩在討厭鬼手中，大掌卻驟然抽離，萊恩也跟著倒抽一氣，可他已無從分辨這究竟是安心還是惋惜。

「好驚人……看不出你平常一副禁慾的模樣，身體卻很敏感，被討厭的男人愛撫也這麼有感覺啊！」

有如獻寶似的，丹尼爾刻意將被體液沾濕的手展現在他面前。

萊恩難耐的別過頭去，丹尼爾卻將蜜液塗抹在他的胸尖，再重重揉捏那被濕濡的蓓蕾，小巧的胸尖頓時在水光中緊繃挺立，綻放出豔紅色澤。

「不、住手……」

「媽的！真是太誘人了！」丹尼爾發出失控的低吼，將手探進萊恩的長褲，攫住他的臀部。

赤裸而蠻橫的意圖使萊恩背脊一涼，開始死命掙扎。

「你在做什麼？快給我滾開！」

「做什麼？我剛不就說了嗎？」丹尼爾邪邪一笑，濕潤的指尖滑入臀縫間。「我要狠狠的插進這裡，把你搞得不成人樣……」

「快住手！我一定會殺了……嗚！」

詛咒的話還來不及出口，長指已找到那狹窄的入口，一口氣長驅直入。

要害遭到猛烈貫穿，萊恩再也無法承受浪潮般襲來的快感，就算沒有直接愛撫慾

望，白濁熱液仍從頂端噴薄而出，濺灑在他的胸膛。

「嗯……鳴……」他苦悶的喘息著，起伏不定的胸口和白皙面頰，全都因高潮而染上紅暈，平坦而緊實的腹部也沾染上些許白液，正痙攣般的顫抖著。

目睹一切的丹尼爾卻怔住了，或許是萊恩意外激烈的反應，抑或是他射精後的媚態格外撩人，原本張牙舞爪的野獸半張著嘴，久久說不出完整的句子。

「難道你……真的是……」

趁對方鬆懈下來，顧不得身體和心理的疲憊，萊恩奮力曲起手肘，起身朝丹尼爾的胸口使勁一撞。

「嗚哇！」

丹尼爾吃驚的睜大雙眼，龐大的身軀也隨之後仰，還沒反應過來，萊恩再以一記上鉤拳揮向他的下顎。

「砰」的一聲，丹尼爾的頭狠狠撞上上鋪床板，頓時頭昏眼花，回不了神。

見機不可失，萊恩趕緊從他身下鑽出床鋪，又朝他的胸口和腹部補了好幾腳，還踹向最痛的小腿骨。

劇烈的猛攻打得野獸毫無招架之力，只能蜷起身子，以雙臂護住頭、臉、胸等要害。

經過一連串發洩似的踹打，萊恩終於氣力耗盡，他喘息著站直身，俯視丹尼爾像隻負傷的巨獸般躺在床上呻吟，但這仍不能削減他怒濤般的憤怒。

他抓起軍服下襠，粗魯的抹去殘留在胸口和下腹的體液，拉緊衣襟衝出 209 號房。無視「不得在宿舍走廊奔跑」的規定，他幾乎是朝自己的寢室狂奔。

拜蓋亞基地規律的作息所賜，大部分的人已到餐廳用餐，走廊上的人寥寥無幾，但在他匆匆經過時還是面露詫異，對他的遭遇感到困惑。

即使有人出聲關心他，他依然頭也不回的跑回寢室，用力甩上門。

所幸房內現在只有他一個人。

可一旦安靜下來，剛才發生的一切就如潮水般湧上心頭，不堪的回憶令他羞憤欲死。

難道你要向教官哭訴在我手中達到高潮嗎？

「混蛋！」他放聲怒吼，恍如要褪去身上的污穢般，他脫下軍服狠狠攢在地上。可恨的野獸看準他絕不願向他人訴說所受的屈辱，才會恣意玩弄他，更糟的是，對方挖掘出他極力隱瞞的祕密。

「可惡！可惡……」他握緊了拳，直到指尖刺痛掌心才鬆開手。

他之所以在色誘訓練表現突出，不僅是仰賴他引以為傲的自制力，更因為他天生對女性無法產生慾望。

真正能勾起他慾望的，是與自己同性的雄性軀體。